靜菴集 坤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事實

趙元紀趙廣臨皆善人也靜菴家學淵源亦非偶然出李滉退溪語錄

趙文正光祖少從金宏弼學天質甚美志操堅確見世衰道微慨然以行道爲己任動遵繩墨高拱危坐言必以時流俗指笑終不少撓以卓行薦爲司紙光祖歎曰我不求爵祿而乃有是除寧赴科出身以事 聖主遂應擧登第選入

玉堂　經席之上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
興至治之說反覆　啓達辭旨勤懇　中廟傾
聽一歲中超拜副提學光祖遂以致君經濟爲
志知無不言多引清流布列朝廷欲革近代拘
常之習以遵古先哲王之軌于時流俗大臣多
不悅而莫敢言士林興起而間有好名者雜進
論議太銳作事無漸光祖曰做事不可卒迫當
以漸進每抑儕輩之喜事者於是浮薄之徒反
以光祖爲色莊至有欲論劾者光祖自知事必
敗白　中宗曰臣學術不足爵位過高欲得一

開辟之郡讀書進學然後乃復立朝而 聖明不許故眷戀遲回臣罪大矣是時南袞沈貞以傾險得罪於士林欲革面以托清流而士類終不與故懷憤未發及光祖為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袞等潛以得人心為飛語因洪景舟之女洪嬪使聞於 中廟上心不能無疑（出李珥栗谷經筵日記下同）

我國理學無傳前朝鄭夢周始發其端規矩不精我 朝金宏弼接其緒而猶未大著及趙光祖倡道學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學

著光祖之力也

白公仁傑與珥論靜菴退溪優劣珥曰論其資禀則靜菴絶勝矣語其造詣則退溪爲優仁傑掉頭搖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靜菴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珥可大用而珥有輕率之病云人或尤之仁傑曰渠短靜菴擬以退溪之下故吾言云然

我國學問箕子時事則無書籍難考三國時天性雖有粹美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爲學問只主詞華至麗末禹倬鄭夢周後始知有性

理之學及至我　世宗朝禮樂文物煥然一新
以東方學問相傳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為東方
理學之祖吉再學於夢周金叔滋學於吉再金
宗直學於叔滋金宏弼學於宗直趙光祖學於
宏弼自有源流也但靜菴年止三十八而一時
仕宦于朝未暇著書傳後故不知學問深淺而
其所為之事則人皆欽仰近來閭巷間下賤之
輩莫不修舉喪禮或有青年寡婦不欲他適皆
己卯振作之餘效也　出奇大升高峯論思錄
趙先生學問純正文章高潔為斯文領袖為吾

道寄托遭遇 中廟信任不疑自以為千載一
時於吾身可以親見堯舜旁招野賢同志彙征
如金淨金湜尹自任奇遵朴薰李耔金安國金
正國之徒布列朝廷昵侍 經幄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痛杜私途廓開公道敎士以修己治人
之道敎民以孝親敬兄之倫激濁揚清革滌遷
善三四年間風俗丕變矣奈何群小狙伏旁窺
卒成貝錦一網打盡嗚呼痛哉（出任輔臣丙辰丁巳錄下同）
趙文正得君數歲中超遷至大司憲三代以下
所未有也走肖之讖其術亦踈論者謂以此致

中廟之疑者誤矣尹參贊金孫嘗曰尹珣之
妻失行論黜門外有人因行夏諫之術亂語一
入是以甚敗譏人罔極為鬼為蜮乃如此夫
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
可以有為者乎己卯之失政應此也當時趙靜
菴則已覺其敗事頗自裁抑而諸人反以為非
至欲倒戈相攻靜菴蓋無如何耳出退溪語錄下同
又曰嘗於 中廟謁聖望見趙靜菴步趍翼如
儀表可象一見可知其為人也
李公延慶嘗夜對同僚有 啓曰方今欲致太

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公進曰是謂光祖光祖
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
授以大任先生聞之馳見公泣謝之出退溪集
趙靜菴天性至孝自少慷慨有大志慱學力行
逮捷高科蹋盡淸顯凡所設施不撓於人不離
於道士林咸推重焉當國家 中興之運朝野
望其維新之治故公獨慨然建白請復先王之
法度知無不言言無 不從自以爲不世之遇
修明教條庶幾更張 天眷日隆擢用不次
特除公大憲以副群望把握紀綱令行禁止然

後来諸賢年少氣銳改弦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申大用(鏵)權仲虛(擮)等欲調適兩間不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哉噫是非雖混於一時情狀畢露於後日何必云云也吾與趙公最親且知死生以之者也今當垂死恐吾子孫不知我交情之不負幽明故庚寅除夕乘醉信筆書之(嵩李邦陰歷日記)

辛丑正月朔日往見閔公(恐是閔鍪)留宿夜話因問趙先生操心行己公之言曰先生居家律已不愧古人為學篤實危坐積熟衣冠必端正自朝

而暮自初昏而三更兀然不動淸曉早起冠櫛雖夏熱短宵不少變想其學問不及程朱亦不遠但設施粗試遽至不幸當時之事可忍言哉出洪仁祐恥齋集下同

十三日夕往訪寡悔月下談懷意思甚好余問向者終南守何如人也悔曰嘗聞於校理公李延慶即穌齋聘翁蓋善藏儕輩過失者也趙先生一日執聘翁手流涕曰自終南死後未聞過失爲恨聘翁曰公別無病痛恐器量不寬弘也先生曰正中我病

嘗聞趙靜菴嘗以養氣韋摟山寺一月方乃究得云豈於卒然之頃可能尋討乎出成渾牛溪續集

金老泉一日與靜菴及元冲大柔輩會話崔壽峸忽自外至長立不揖急呼曰老泉可飲我一器酒即與之快飲曰吾乘敗舡幾溺心甚怖悸今飲酒釋然也亦不辭徑去座中怪之靜菴曰敗舡之喩指吾輩也顧諸君不知耳出丙丁錄

有隱君子匿迹於皮匠之中靜菴知其賢就而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後可為也方今 主上雖以名用公

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出金堉己卯録

趙靜菴繫獄時不知得罪之由以為奸臣壅蔽而為之旣竄申鏛柳雲等相議曰孝直不知而去不可不喻使里中親信儒生追及於果川語之曰南袞洪景舟沈貞等會議於袞家先以讒說搖動 上心舉事之夕入神武門於閤門外招大臣列書其名如朝廷請罪者而罪之靜菴聞之曰 上心豈至如此不以為疑出海東野言

趙先生之 賜死也金吾郎柳淹有迫促之意

先生歎曰與古人抱詔哭傳舍者何其異耶吁此言使人哽塞雖奉　王命何忍逼迫後十餘年淹之子橫罹門禍非命而終雖非自作之孼無乃坐其父不綏六賢人須臾之死耶抑天道好還假手於人者耶出權應仁松溪謾錄

先生之死鄭光弼最傷念雖南袞亦甚嗟悼成世昌夢先生如平生作詩與世昌曰日落天如墨山深谷似雲君臣千載義惆悵一孤墳聞者莫不憐之至有下淚者時議或以世昌輕播爲不可出海東野言

靜菴　賜死弟崇祖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間哀哭而來問曰郎君何事而哭也答曰吾喪兄故哭嫗則何哭也曰聞　國家殺趙大憲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出金堉己卯錄）

嘉靖壬午康翎縣有三人俱在田鋤禾其一人曰旱勢如此今年亦必不稔近歲聞趙宰相光祖極請簡百僚敬畏各道州郡絶無請簡以此鄕里之中亦無吁呼之吏今聞被竄以死天災恐由於此其一人來京告之即拿來栲問竟被極典坐同鋤者以不告之罪賞告者以綿布（出魚

叔權稗官雜記

趙先生少時入于人家有一女子欣然相近先生起之日暮令奴子載卜而移他家其女脫釧而給之先生揷于壁間而去出李彥迪關西問荅今刊行本見刪

先生之事以吾所聞則必不如是先生姿貌如玉入無賢愚見必慕悅少時出征夕投店舍梳髮有一少艾亦自京來者稍近侵昵流注不去先生情若難制而移寓此則恐非實傳先生乃當今人也人言不一如此舉不必信也出曹植南冥集

成公守琮字叔玉號節孝聽松守琛之弟也趙靜菴方以古人事業自期士多出其門及得守琮大奇之論譽不厭曰守琮才氣過於守琛已卯秋對策　殿庭極論時事靜菴與南袞同為考官靜菴見守琮策驚歎曰非成某誰能及此袞欲沮竟不得榜出果守琮也及袞搆陷士林之後謂曰守琮之第光祖之所私也遂嗾臺官啓奪之（出成守琛聽松集）

趙公昱字景陽號龍門年十九登生進兩試乃憮然謂人之生世豈但以功名為事遂有求道

之志聞趙靜菴及金大成講古人義理之學乃從之學聞大學中庸之旨日沈潛研究至忘寢食靜菴嘗曰諸子中求道之篤無如趙某云出趙翼浦渚集

梁公山甫字彥鎮年十四五歲隨考蒼巖公游學于北方聞靜菴趙文正公以正學訓後進欲將問業請于蒼巖公蒼巖公嘉其志許之公遂負笈踵門文正公見其早有尋師之誠先授以小學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也公孜孜服膺手不釋卷文正公亟稱之出梁氏家錄

朴公紹字彥胄號治川未及覊貫便有求道之志才高亦能擢戊寅秋鄉貢三科皆居第一翌年春中司馬第二赴會試入就講席也舉止雍容應對詳敏講畢諸公皆曰今日得玉堂正字可賀時趙靜菴以憲長在座曰觀其精柔非屈於人下者豈必以正字為期乎果魁大科諸公皆曰孝直知人矣 出朴淳思菴集

刑曹佐郎趙光佐以疑獄問於趙靜菴其時名士滿座適安瓚後至荅其所疑瓚之剖析如前名流所決靜菴乃曰若使安瓚在秋部當無滯

獄盖惜瓚之才而譏趙之不斷也出己卯錄補遺

乙巳 仁廟即位太學生朴謹等上疏訟公冤請復職 上手札答之曰爾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 朝廷爾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思之及 上疾大漸下教曰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職及復賢良科事予謂 先王時事也可從容為之今 予病

如此不可不為光祖等並復職賢良科亦還給可也 出李廷馨黃兎記事

太學生上書言一蠹寒暄靜菴晦齋退溪五先生皆欲從祀白公仁傑唱言于朝曰一蠹寒暄中廟贈官致祭於家今不可更議也或謂晦齋退溪皆有立言垂後而靜菴則未也豈比於靜菴之為政一年市井小民事其父母生養以誠死葬以哀衰麻三年軍卒賤隷亦為居廬祭用木主墓必立石今址卬阡隴標石羅列者皆非設教而督責遐邇感化人知為善俗尚孝悌

乃自然而爲之若使行政數年則習與性成移風易俗彜倫之丕變亦可想已古之人有躬行治化者有空言治道者行治化與言治道雖其工夫有難易致效有遲速其爲化行則一也然以身教人聳動感發而速行如靜菴者三代以下有幾人哉遂上疏云云 出己卯錄補遺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附錄

吏曹請除職啓 正德乙亥 安瑭

進士趙光祖明經術有行義爲成均首薦所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請除六品准職

經筵請勿遷他職啓 戊寅正月 金淨

今 經幄入侍之人 上之所知也趙光祖在經幄輔益弘大物議咸以爲稱職 天意豈不知之乎承旨喉舌之地固當擇任亦可入侍

論難矣然不若專主其任也自　上真知其合於經筵官則不必遷轉他職也臣與光祖志同之人也其得同任固幸矣但計其輕重而啓之耳

經筵論學啓 己卯八月　朴世熹

今　上學問高明一時士類長短廣狹不能逃於　聖鑑矣以今之人物可以布列庶官維持世道矣然才德成就經綸大業者則蓋寡趙光祖之為人少師金宏弼及其長也自悟舊甞潛心道學不事章句窮探義理一時之人頗多毀

謗或稱狂者或云禍胎朋友皆絶而不交也光祖當此時立志甚篤不少撓屈而至於反正之初始以其學倡導後生隨以感發者甚多雖是匹夫而陶成士類之功及於朝廷廢朝板蕩之後扶持士氣而鼓動之皆此人之力而亦由上之培養矣

伸救啓 己卯　　柳雲

趙光祖等俱以狂踈只恃 聖上言聽計用而一朝加罪臣等莫知其由前日臺諫之無故盡遞亦不知其由 殿下復用光祖等君臣如舊

則臣等當就職不然則請斬臣頭以快奸人之心且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當光明正大不可說秘也初謂此事出於奸邪之徒密啓今聞自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今趙光祖等羽翼已成矣前日請設賢良科予意以為甚好到今思之盖欲樹羽翼而為之也今欲盡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婿金明胤亦在其中故不果耳此言騰播人口以人主之勢加罪二三書生亦何有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為之何若是耶外親信光祖而內有剪除之心君心如此此危亡之兆也

臣等不勝痛哭

又啓 己卯十二月

人不能無過知其有過而勇於悔悟速改則當爲忠厚之君子人也或吝於改過則終至於暴棄之域是故夫子旣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盖苟安於有過而憚於改之然後方謂過矣則夫子之許其改過而自修遷善之意至矣頃者趙光祖輩欲效唐虞之治 殿下尊寵而信任之於是新進之士必欲於一朝革舊更新以施三代之政 殿下過用其人反

貽今日之憂此等人皆一世之名勝雖有過擧
之失不過引古之善政徙煩欲速之誠而已但
當警其過激導之以溫柔和緩而更化則 殿
下涵容之德將同符於古昔聖王而乃加竄逐
根連蔓黨 殿下好善之心不免於偏一之歸
且古人有以柔舟揄其偏重顚覆之患者伏願
殿下亦宜勇改前愆毋使有過之人將不
及若改過自新之路

賀冬至箋

伏以人生有體得爲男子立於天地間一幸也

不論滯隸圉後走糞土拔身爲士二幸也服業文字粗知義方不迷所向三幸也居不于危亂而于治平沐浴休澤四幸也遭遇聖明登身近列出入周衛之中五幸也精交意會脗然相得瀝竭肺肝蒙人主首肯六幸也凡此六幸固人之所大願欲而都其一二者無幾况乎兼之者哉其生也幸其出也幸其行也亦幸不於是焉竭忠畢誠極議盡知而遲回隱默耽寵沽悅苟私其身而已孤人主辱知負平生志顧仁人志士所不忍爲抑人主之所深病國家何利焉昔

比干剖心子胥賜劒斯二人者身遭暴亂忠犯
非君卒就陵夷而義士猶且悲之至今痛惋況
夫遭遇 聖理見知明主爲依歸矣一動務之
頃 天威遽震煩刑吏極箠毒將竄因以困殛
之噫 殿下之高位以寵祿之崇長以優容之
者果安在哉燕雀焚而仁鳥增逝愚夫戮而智
士遠擧況忠義之士結君臣之義人主之所嘗
親寵眷之親體任之而又從而親暴戮之雖有
廓大之才忠耿之徒亦安肯盡忠信而趍 闕
下以蹈其危機哉此鮑焦之所以立枯屈平之

所以沉湘也夫國之有士猶人之有元氣氣散而人亡士亡而國喪建寧之黨禍起而漢祚非元祐之正士銷而宋室危斯固已然之明鑑而前轍之旣覆者抑 殿下之所洞照而驚惕乎平昔者也臣等俱與數三臣者同命於 殿下養育之中已逾年紀况今忝侍 經幄密邇天聽天地神祇亦所共臨死生榮辱義不可苟伏願 殿下垂察焉

仲寬疏 嘉靖乙巳 康惟善

館學儒生臣朴謹等謹齋沐刳心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士習之於國家所關重矣士
習之正不正而國家之治亂於是判焉故士習
正則趍向定而國家治士習不正則趍向未定
而國家亂爲人主者可不思其所以治者而防
其所以亂者哉然而其所以正士習之方亦在
乎人主之明其好惡以示趍向之道然後在下
之人亦有所觀感而知所趍矣顧乃世下俗汚
人情莫不輪丸徇俗爲之當然故必也拈出時
人之目所覩耳所聞者而進退之以明其好惡
然後人亦知其好惡之實而識其所依歸也嗟

呼當今之士習偷薄久矣可不究其所以偷薄之源而正之乎臣竊念趙光祖以豪傑之才從事於聖賢之學風雲際會得遭我　先王求治之誠一心循國期臻至治邦國不幸奸邪搆禍使其愛君之臣憂國之士幷皆賫志長辭而吞恨於九泉之下有志之士孰不仰天推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哉嗚呼光祖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司藝臣叔滋叔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再之學

得於鄭夢周之門夢周之學實爲吾東之祖則其學問之淵源類此其平居待人以和接物以誠事父盡其孝處兄弟極其友研窮益精踐履益篤大本既立而功利之説不能溺故傷今而慕古貴王而賤伯公正之心方直之行不渝於金石而可質於神明則其行己之正類此及其見遇於　先王則感　先王愛士之心喜　先王待賢之誠以皐夔稷契之業責其身以二帝三王之治望其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知有其君不知有其身徒知有其國不知有其家凡

古之嘉言善政可行於今者無不建白焉凡今之賢人吉士可用於時者無不薦用焉古者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故使初學者學之古者有三物八刑之制故以藍田呂氏鄉約之法行之古者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故制薦舉之試則其事君之誠設施之方類此其行己之正旣如此其設施之方又如此而 先王之倚眷益隆則如鬼如蜮憸邪媢嫉之類將不得肆志於太陽之下故含沙石張機弩期伺其隙而一發焉則其不爲所中者鮮矣嗚呼南袞沈貞李沆

之罪可勝誅哉衮以媢嫉奸邪之甚而飾以文
墨小技貞沆以貪毒宄巧之徒而聽衮顧指見
公論益張是非益明而賢邪之勢不可以兩立
則相與謀爲擯斥之術作爲不經之讖黷黷之
說熒惑 天聰中夜起事潛漏西門以驚動之
天門九重下情難達事起倉卒情僞難辨 先
王不得已而苟從其言初豈我 先王之志哉
當是之時太學諸生排闥抗疏號哭大庭爭囚
禁府則光祖之無罪明矣士林之憤鬱極矣幸
賴 先王之聖明特從末減之科而命之曰汝

等皆以侍從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近來處置朝廷之事似為過誤使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亦豈安耶然則罪先祖者豈 先王之志哉自是之後憸人植黨布滿要津目以為僞學為詭激指以為尚奇喜事為變更舊章凡一時之賢士大夫莫不鋤治而芟刈之噫茲數言者豈非古今奸黨擠陷賢士之一穽乎尚奇喜事變更舊章之謗前則司馬光之賢而不得免焉詭激僞學之謗後則朱熹之聖而不得免焉況今末世奸邪之無

忌憚者欲搆賢士之罪則何患無辭哉及我
先王追念先祖等之無罪而將欲爲收叙之計
則如家貞沆董陰嵘尹世貞黃李沃等無賴者
數人上書誣論托以爲布衣公論而置之重典
世貞李沃之希世論疏固無異於徐嘉之上書
乞斬朱熹而當時之奸人無有如謝深甫之抵
書于地則其狠愎殘忍亦已甚矣臣等伏聞論
命之議一决行路之人莫不涕泣失聲而哀其
無辜則先祖之賢信於人深矣及其臨死從容
顔色不亂但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又曰

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則光祖之忠誠天地之所共監也惜乎以光祖之賢遭 先王之聖卒為憸邪之所搆而抱恨入地臣等每念至此不覺拊膺痛哭也夫以 先王之明豈不知光祖之無一毫私心哉特急於鎮定衮貞輩之情而為此不得已之舉此豈 先王之志哉噫臣民無祿不享遐筭遽有鼎湖之慟其未及追復光祖者莫非 先王之遺悔也然則今日之責顧不在於 殿下乎 殿下誠孝自天愛所親敬所尊凡所以繼志述事者無所不用其極則

獨於先祖可不推 先王之初心哉 先王未
年上而臺諫侍從下而韋布之士交章爭論欲
明先祖之無罪不爲不多而其於疏中率皆循
用詭激喜事之語此豈足以知先祖哉先祖之
行已處事平平正正而指以爲詭激喜事者冢
貞沆其人也欲以明先祖之志而反襲譖先祖
之說亦淺乎其知先祖也其曰變更舊章者臣
等請有以辨之自古及今法立而弊必生故三
代之時亦有損益之制則損之益之當與時宜
之而所不可改者唯三綱五常而已臣等未知

光祖之所更者其三綱乎其五常乎漢儒董仲舒之言曰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先王之初廢朝之餘習尚存則豈非更化之秋乎當其更化之時苟非聖人之神化則其所以條教法令之施豈能無痕迹哉如其有痕迹則習熟見聞以為尋常之人孰不自駭而自驚哉然則決不可以更化短光祖也噫娼嫉之害萋斐之罪萬死難酬貞沆雖已伏罪而不得正其姤罔之罪則不可謂以罪罪之也況南袞尚以奸慝享榮考終勸懲之道果安在哉忠君愛國

之賢卒陷不測之禍妬賢罔上之奸反享富貴之榮豈不反哉伏願　殿下察光祖之至情念先王之遺悔賜祭贈爵一如　先王之於金宏弼鄭汝昌則士習幸甚國家幸甚嗚呼光祖之追奬固無益於九泉之朽骨而臣等之所以眷眷於此者正以光祖實乃吾儒之宗匠也自光祖之死士氣之薾然久矣士習之淆薄甚矣至于今日正直之風息廉恥之道喪靡靡成習貪汚成風人皆以模稜為貴軟熟為賢危言者以為狂危行者以為偽諛佞之習有甚於西京之

末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於其間則名之以偽學之流而加以詭激之謗數十年來以此數字禁錮一國之賢人君子必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忍言之哉今我 殿下新服厥命四方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猶不及此時明示好惡則奸邪之徒必將彈冠相慶而為善者怠矣嗟乎當時之士無罪而横罹者不可勝數而有如金淨奇遵之死最為誣枉淨遵皆與光祖志同道合協力贊治及其禍起淨謫錦山遵竄牙山心知其必死而

欲與其母一訣浄告邑宰乞暇覲其母于報恩而還斯可謂亡命乎遵之母遠隔茂長行不得自如則登嶺望遠以寓古人陟屺之思有頃而還斯可謂亡命乎茲二臣者實欲亡命則豈有自還之理乎兩邑之宰希附衮貞之旨鍛鍊而誣告衮貞乃復攘臂肆言以為浄遵自為動法古人而卒乃亡君之命則其流之所行類若是至乃以是累光祖甚者又以不軌之名加光祖而蔽錮　聰明可勝痛哉自古小人之巧飾無所不至以趙汝愚之忠直亦未免於假夢為符

謀爲不軌之譖而冤死道中則光祖之情亦可
以此而推之也伏願 殿下痛察而一雪之則
不唯三臣之魂感泣於冥冥之中 先王在天
之靈亦且喜 殿下能盡繼志之道也然而復
其職伸其枉明好惡之文也愛其人尚其志明
好惡之實也 殿下雖能復三臣之職爵不察
其情而愛其人愛其人而尚其志則其所以好
之者非所謂心誠好之者也雖欲明所好惡使
下之人知所趍向其可能乎此傳所謂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

等俱以狂簡叨居首善之地耳聞目見慷慨於心者非日非月矣夫以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群聚講論者只以科舉利祿為儒者事業不知禮義為何物學問為何事若有有志之士修身謹行抱經論心者則群排衆謗目以為道學之邪氣指以為詭激之餘習相與嗤噴而忌嫉之臣等身親見之不勝憤欝究厥所由則莫非己卯之禍有以啓之也噫僞學之黨一錮一除而趙宋之國脉潛已斲喪玆豈非今日之殷鑑耶臣等徒能讀古人之書而貿貿焉不知趨向之

方嘗竊思其所以致此之源而未嘗不流涕於
光祖之事故謹瀝血陳辭伏願 殿下勿以人
廢言幸甚臣等無任懇切之至

請褒 贈啓 隆慶丁卯十月 奇大升

天下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分明然後人心服
而政事順矣是非不但出於人心而出於天理
也故一時雖有蒙蔽斬伐而其是非之本心則
終不泯滅也 中宗大王即位之初勵精求治
登庸賢士其所謂之賢士亦樂為之用以唐虞
三代之治為可復致而不幸讒言一入皆被大

罪當時趙光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大有物望自
上亦推誠信任小人之徒欲為讒間之際趙光
祖等有靖　國功臣猥濫之論以此謂光祖收
合人心圖為不軌南袞沈貞搆成其罪或致之
死或黜而遠謫　中宗不即覺悟二十餘年間
終于謫所者亦多至於末年始知其實己卯被
罪之人或蒙　恩宥或見收用矣　先王初年
國家多事其時士林有學識行實者見其恃妄
貪汚之人則時或彈論無非為國事也而小人
媒孼以為浮薄之徒倡起己卯之習初論浮薄

之罪終置亂逆之律令則死者復職生者收叙
而是非猶不分明必是非分明然後人心悅服
矣我國偏邦風氣亦不渾全故少有知識無不
被禍高麗末鄭夢周有忠孝大節以程朱之學
為學為東方理學之祖不幸值高麗將亡之際
殺身成仁入我 朝而傳習鄭夢周者金宗直
也學有淵源行又端方誨諭後學用其至誠
成廟知其賢以為判書而猶不能與世諧合至
於燕山朝有史禍士林被罪而禍尚於其門徒
故宗直及焉又有金宏弼是宗直弟子也宗直

則大抵尚文章而宏弼則力行之人也 成廟重之以爲佐郎至燕山朝以宗直門徒被謫甲子終受大罪 中廟即位惜其賢而表章之贈職爲右議政趙光祖又金宏弼弟子也有篤學工夫欲挽回世道防其利欲之源不得而死至今朝廷之上不能明知是非不得已是其是而非其非然後人心悅服趙光祖若表而追尊則庶乎興起人心矣

又啓 十一月 前 人

小臣頃日以臺官入侍論趙光祖之賢而不幸

被罪之意言語之間不得分明啓達至為惶恐光祖非凡常賢士也天資粹美絶出等夷其篤學力行鮮有倫比晩屈科擧以大臣薦擧陞授六品職及其科第一時賢士皆以光祖為領袖四五年間　中廟擢拔置之宰相之位物望以為允當光祖自以遭遇　聖明欲明道術淑人心措世唐虞致君堯舜為心不幸小人因緣讒間竟致大罪其時被罪之人不一而光祖則以一國之人欽仰倚重故被罪也尤酷厥後　中廟仁廟亦知其無罪矣其時為士者皆讀小學

故至今 朝廷之上閭巷之間猶有興起之心皆
其餘化也頃日小人欲害賢士而無可名之罪
則曰此乃小學之徒小學乃聖賢之法言其間
雖有一二人讀小學而心不正者豈小學之罪
哉自 上先定是非然後人心興起矣金宏弼
受業于金宗直一日作詩曰小學書中悟昨非
宗直見之以為作聖根柢宗直則家行卓異金
宏弼鄭汝昌則學問純至燕山朝俱被大罪至
中廟伸雪無辜此人等則以一時道學之宗
皆贈右議政春秋賜祭焉光祖學行與宏弼汝

昌一般人物也一㨾追贈則後人必有所矜式
也

又啓 戊辰三月 盧守慎

崇儒重道聖王先之有真儒莫之追崇則聖人
之道不明而是非終不可定矣頃在 中廟初
年趙光祖以間世粹美之質得師友淵源之傳
闡明道學為世大儒遭遇 聖明虔竭忠悃以
興學校明教化扶植斯文為己任 中廟亦知
其善言聽計用倚為良弼隆古之治庶幾可致
奸臣南袞沈貞李沆忿猜忌克巧生兇謀囙緣

洪景舟搆成不測之說恐動 天聽竟致竄配非但非辜抱寃忠憤欝結於地下數百年國家元氣斲喪無餘士林之憤惋愈久愈深其後五十年間憸小權奸連執國柄鉗制一時士氣摧折公論欝塞以光祖忠義道德尚不見襃奬異數之典豈不深可惜哉惟幸 殿下聰明睿聖洞照邪正已知光祖之賢而尚諉諸 先王所為公論所激猶且留難臣等恐

先王之心也 中廟當初罪光祖時下教曰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行見至治

汝等人物亦不為不良皆是可取之人亦眷眷愛惜之意以此觀之光祖被罪非 中廟本心實出權奸之掣肘也至 末年頗有悔恨之意盡叙光祖同時被斥之人悉置宰輔之列 仁廟亦知 先王之意命復官爵 先王聖意據此可知 殿下有何未安而不即快從公論乎今若 贈以大官美謚明示好惡則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况今嗣服之初崇儒重道轉移世道此其機會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

又啓 四月 奇大升

趙光祖贈職事一國人心之所同然也小臣
前亦暫達近則大臣亦啓之自 上想已知
之而猶且留難者必詳審之意也然而下情則
恐或尚未洞照以為未安矣自爾洞照當次第
舉行矣下人之望則欲其即快從也自 上致
力於講學則道理漸明光祖之賢自爾知之如
崇奬等事自 上先出則尤好矣

又啓 九月 李滉

趙光祖天禀秀出早有志於性理之學居家孝
友 中廟求治如渴將與三代之治光祖亦以

為不世之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相與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立條法以小學為教人之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年少之輩急於致治不無欲速之弊舊臣之見擯者失職怏怏百計伺隙搆成罔極之讒一時士類或竄或死餘禍蔓延至今士林之間有志學行者惡之者輒指為己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污名儒不出職此故也 廉贈光祖追罪南袞則是非分明也

請 加廉贈從祀文廟劄 十月

白仁傑

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以來始有淵源逮至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明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礪名節興起斯文得君致理修行德政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姦臣南袞沈貞輩肆其鬼蜮搆成貝錦竟致冤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新獨宮中以奸邪蒙蔽之深未之知耳 中廟晩年收用光祖輩流之賢才 仁廟末命追復光祖已遞之官爵公論可謂少伸而物情猶為憤惋者以光祖之道德忠義未盡

暴白故也當今　臨御伊始四方風動國論不可以不定士習不可以不正謂宜追奬眞儒極其褒榮贈以高官美謚列諸從祀文廟之典則明天理淑人心一道德同風俗豈不足爲淸朝之盛擧乎

請從祀疏略 庚午五月　前人

臣謹按卒　贈領議政文正公趙光祖以性理存心以繩墨律身以達不離道爲事業以致君堯舜爲規模不幸橫罹讒口不得考終然流風遺澤沒世愈著至今士林尊尙道學貴王賤霸

者皆斯人之烈也其丕闡絶學之功優於鄭夢
周金宏弼遠矣伏願力扶道脉追念賢儒使得
從祀則足以矜式士林裨益風化矣

又疏 萬曆丙子 前人

我國從祀之賢惟鄭夢周協于士望其餘薛聰
崔致遠安裕輩皆出趙光祖下遠甚尚享盛禮
而以光祖之學之功獨無報祀臣實痛心伏望
商議大臣俾列從祀之典則士類觀瞻斯文丕
變矣

又疏 己卯五月 前人

殿下不許趙光祖從祀文廟臣不敢更瀆 聖
聰姑舉光祖之事功粗陳其一二焉我國自箕
子設教之後數千百載以儒名世者寥寥無聞
獨鄭夢周始倡道學金宏弼克承其緒猶未大
著至趙光祖年十七篤志學問動遵規矩終日
肅容危坐如泥塑人每至二更末三更初或假
寐或解衣以寢至四更梳頭盥漱正衣冠端坐
讀書則以小學大學論語近思錄性理群書為
先踐履則以孝悌忠信為本終始不怠如恐不
及至庚午中進士魁聲名洋溢人無賢不肖皆

曰東方之賢人也盖真積力久之實充於中溢於外者也是時安瑭掌銓衡初授司紙以通仕路厥後中乙亥科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以行道濟世為己責立朝五年上格宸衷下聳儒林以德化人幾成至治士知向方俗尚孝悌非惟館學儒生相率禮法至於市井小民亦皆慕效事親以誠生養死哀廬墓三年上下通行亦皆光祖德化之所及深山窮谷亦被化及小有爭鬪則必曰此為不善之時乎其感人之深為如何哉但從者如韓忠朴世熹等亦當時士林之領

矯激上下疑有闕誤

袖而才高氣邁剛銳過中自用直遂區別舊臣激怒小人終成大禍惜乎有賢如光祖而年少之輩過激招禍有如是者若光祖處事詳察惟務中正年少之輩欲驟鄭光弼則力止之欲行鄉約行齒坐則雖不強止而猶慮生弊目今矯激之以為不可而止之者固不可救擧光祖之賢人無間然而群兇乃以為曲學詭行之人至於市井之廬墓者目為詭行而欲訊之士夫之向方者指為己卯之餘孽而攻斥之故嘉言善行泯滅而無傳焉 殿下即位之初臣啓於

經席曰宮中至今必以光祖為逆賊　殿下曰
光祖之非逆賊宮中已知之矣然　殿下無自
以詳知故儒生賜額之疏雖非關重而亦不見
許此臣之所以不敢以從祀再瀆而陳其事功
焉

請二賢從祀啓辛巳十月　李珥

教化之術擇其可合師表之人而委任之可也
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奬先賢使後學有所矜
式而自　上每以為重難焉近日賢者雖不可
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沉潛理窟

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學之心

又啓　前人

館學儒生累請以五賢從祀而自 上不敢輕擧固是難愼之道但我 國受命以来諸儒非無可從祀者而今尚闕焉豈非 盛典有虧乎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聰崔致遠安珦則無與於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斯三人者可以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苐以諸生沉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

可疑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請四賢從祀疏略 甲戌　　趙憲

臣愚又因 中朝從享之事而深有所感焉盖士習之趍一視其上好之所在而 殿下頃於館學儒生諸賢從祀之疏屢陳而不 允近臣經席之啓亦不 頷可是實沮一世向善之心也臣竊憫焉夫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繼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繼明斯道而有拯世淑人之功

李彥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顛持危之力玆三人者求之　中朝則許衡薛瑄之外鮮有倫比而求之東方則薛聰崔致遠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見到處者况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進則引君當道之誠悃悃乎章疏之間退則因才設教之意切切乎講論之際善者聞言而景慕惡者望風而自戢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但國家既不能大用於生時識者已嘆其太平之難見而又不肯崇奬於死後不惟媢嫉放

誕之華傍觀竊喜而昔之興起者咸有沮喪之心甚有登其門而沮迹于聲利者不及其門者將何所賴而爲善乎嗚呼從違之際若不大關而士習之邪正已判于此 殿下其可謂重難而不之從乎況此金宏弼四君子所當從祀之議朝無異言士無異論而尚此遲留者謂斯人爲不賢乎臣伏願 殿下亟奬四賢列于從祀不徒尊其人而又必用其言盡取其所嘗啓沃之說而日陳于前以資 聖治如四賢之親逹于冕旒而又推其餘使八方士子知所矜式則

庶乎褒崇嚮用兩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起乎九民矣

館學儒生請五賢從祀疏略 戊申

任叔英

臣等竊惟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文元公臣李彥迪文純公臣李滉俱以命世之儒遠承不傳之緒出乎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前繼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語其志則堯舜

君民誠可謂稀世之真儒百代之宗師而尚闕
崇報之典未享苾芬之祀則明時之欠典士林
之缺望孰有大於此乎噫五臣之言行事迹赫
赫焉在人耳目者歷百年如一日則　殿下之
於五臣固已洞燭而明察之矣非假臣一二談
也而姑舉其大者言之性溫才明篤志力行沉
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敬動遵禮
義奮乎絶學爲世儒宗則宏弼之學鄭夢周後
一人耳生並一世志同道合麗澤取義相與磨
礱明五經而究其歸趣講魯論而發其關鍵精

探義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則汝昌之學於斯
文大矣先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主敬涵
泳本源研窮者貫徹而愈明蓄養者崇深而愈
厚紹緒乎洛建接響乎洙泗則其修己治人之
方繼往開來之功真無讓於古聖矣彥迪奐悟
出入天資近道持敬功深大有定力講明體覆
於致知誠意之地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
五箴三省治己愈嚴十條八規告君愈懇則宜
被　中廟之嘉奬而比之真德秀者也李滉有
大焉資稟超邁充養淵宏真知實踐啓蘊發奧

啓蒙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之學以明朱
書有節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闡至于
十圖之書六條之疏無非明聖經闢異端之說
則集四賢而大成爲我東方之考亭者其不在
斯人乎爲五臣者主盟吾道指南後學而光前
事業旣著於當時啓後功德益顯於來世至今
閭巷之間縫掖之流尊尚之景仰之迷道者得
以知返異談者得以歸正咸知好賢惡惡子孝
而臣忠環海東一域皆囿於禮義之化者果誰
之功也惜乎以如是之德以如是之學足以措

世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而遭遇休明不得施設於當時天不欲斯民蒙至治之澤歟何其不幸之至此也噫士之遇不遇天也惟其使德行事業不墜於地而恒顯於世以爲斯道之衛者豈不在崇其德報其功以明尊師象賢之義乎昔我 先王念斯文興廢之機推好賢樂道之誠追加褒贈 命撰儒先録聽建書院且賜之扁額不與同時之恨不得大用之嘆每形於 經幄之中論思之際則 先王之尊寵五臣爲如何哉然則知五臣之德者莫如 先王知五臣

之功者亦莫如　先王故崇報之典表章之道無所不用其極而惟從祀一事特未遑耳豈以五臣之德之功不足以當此禮也前日答儒生之疏曰宜待後日　聖意所在斷可知矣臣等翹首跂足以待曠典之擧而臣民無祿弓劒遽遺吁擧　先王未擧之禮行　先王未行之事者其不在於我　殿下乎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追　贈官謚時　傳旨 隆慶戊辰四月十一日

卒大司憲趙光祖以間世粹美之資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爲世大儒遭遇　中宗竭忠盡誠欲遂堯舜君民之志興學校明教化以扶植斯文爲己任　中廟亦知其賢言聽計從倚爲良弼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可致而正人得志邪人所不幸姦臣南袞沈貞李沆等憤其平生不容於公論因緣洪景舟至以不測之說巧成

萋斐震驚 天聽竟致竄死使國家元氣斲喪
無餘此實迫於群姦恐動搆陷初非 中廟本
心 中廟當初罪之之時 下教曰汝等俱以
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佇觀至治果有為國
之誠矣但處事過激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
以為安及其 晩年收用同時被訴之類至置
之宰輔之列以此見之其非 中廟本心尤可
以知 仁廟誠孝出於天性其於 中廟遺意
無不體行追復官爵自乙巳以後尹元衡秉國
亂政憤清論之議已欲箝制一時之口至以此

人等指為逆類晦盲否塞至于今日尚無伸雪
褒奬之擧豈不深可痛惜哉當玆 嗣服之初
國是不可不定士習不可不正此乃繼志述事
之事轉移世道在此一擧光祖 贈以大官美
謚以明士林之趨向以答國人之顒望事下吏
曹等 傳教

謚議 己巳○未詳誰製

趙光祖受純剛正直之氣資禀既異窮聖賢義
理之學充養有素尋師於險難之際唯道是資
潛心於精一之中以敬為主斂飭夙夜發揮經

傳研劘益精踐履彌篤言行中禮孝友出天本
之於身心而推之於家國當求道之日釐匪躬
之忱慕古傷今徇國忘家以程朱之學責其身
以唐虞之治望其君　經席論列盡是嘉言善
政當時薦揚罔非正人吉士聞風者誠服觀德
者心醉文明之化將興禮讓之俗可臻其忠正
素節不渝於金石純粹大德可質於神明矣邦
國不幸姦邪搆禍志未及施殉身以殁嗚呼痛
哉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以正服之曰正請
諡曰文正

從享賜祭文 萬曆庚戌 未詳誰製 ○

王若曰真儒後千載生丕闡繼往之學盛德必百世祀聿擧從享之文道之將行時蓋有待惟卿金精玉潤慶雲和風以周程張朱之心接孔顔思孟之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隆於家庭孝友睦婣任恤之風行諸鄉黨際 中廟亨嘉之會擢上第登庸于廷國人信若蓍龜士林仰如山斗含雞舌於玉署晝日接三戴豸冠於烏臺風采倍百君仁臣直股肱喜而元首起哉言聽計從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鄒魯之教大明於時堯舜之隆可指其日云
胡神武之變遽出　聖明之朝一陽初生群
陰盡剝人無不至衆口爭崇於爍金天未欲
治孫忠竟底於折王身一時之雖屈道萬禩
而愈伸大小群寮之進言非一二計中外多
士之抗疏逾四十年永言衛道之洪功允合
升配于文廟鑾停鵠峙怳如瞻其儀形月輝
蘭芬亦足徵於文獻念卿未盡布之志增予
不同時之歎於戲元氣猶存斯文未喪莫謂
大業未究於當時尚使遺風益振於來許故

玆教示想宜知悉

五賢從享文廟後頒教文 九月初四日

大提學李廷龜 製進

王若曰天之生大賢也不偶實係消長之機德必得常祀而無疑宜擧崇報之典玆用播告俾有依歸稽我東國之偏荒罕傳正學之宗旨箕疇布教雖識禮義之方羅代螢英未免詞藻之陋迄至麗季千載僅見圃隱一人洪惟 祖宗熙洽之辰允屬文明振作之運有若金鄭趙李五臣者出真得濂洛關閩諸子

之傳格致誠正之功其揆一也讒諂媢嫉之輩誰使參之窮通有時縱負一世之屈是非自定何待百年乃知惟俔也遭遇兩 朝其志則挽回三代立言垂訓實是海東之考亭格非獻規不愧河南之程氏肆並隆爵謚之贈顧未遑俎豆之儀在正德紀元始有儒臣之陳請自 先王初服屢見多士之抗章惟其舉措之難輕豈云尊尚之不至逮予纂緒恨不同時尚有典刑奈九原之難作其誰與享歷百世而爲師爰答四十載顒望之情擬

隮千萬世太平之業盖有待而然也庸非天
而誰歟玆於本年九月初四日以贈議政府
右議政文敬公金宏弼贈議政府右議政文
獻公鄭汝昌贈議政府領議政文正公趙光
祖贈議政府領議政文元公李彥迪贈議政
府領議政文純公李滉等五賢臣從祀于文
廟之東西廡於戲聳動觀聽作新氣象是邦
大夫賢者孰無尚友之心吾黨小子斐然永
存矜式之地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孔孟心學對　李滉

趙光祖漢城府人事 恭僖王官至司憲府大
司憲天資異甚絶出彝夷師金宏弼篤信好學
志在明道學淑人心以率一世不幸早卒 宣廟初
詔使許國魏時亮問東方有能知孔孟心學者乎退溪先生與禮曹相議為對

竹樹書院祝文 奇大升

惟公天賦之純躬履之篤逢時不遂脫輻沉璜
餘光在人流澤靡泯肇此明薦庶激懦頑

竹樹書院祭文 前人

年月日縣令某敢昭告于先正趙文正公惟公
天資茂異學履純篤逢時施設欲隆昔世雍熙

而不幸齋志以歿至今有志之士莫不欽慕而感慨人心秉彝之終不泯者亦可知矣茲建祠宇用寓神棲惟公之靈尚克鑑臨謹告

又祭文　鄭逑

鸞鵠之表氷玉之操夙奮承師直造正的德氣嚴粹秋肅春融際遇當時身任世道彼天澉澉萬事如何廟貌天涯百代增悶逑也小子愧此昏昏遡仰遺風庶幾有立薄羞致敬悲感纏胷誠炳如丹先生是鑑

濂川書院祭文　鄭經世

嗚呼哀哉玉潤金精先生之質規矩準繩先生之德堯君舜民先生之志幼學壯行先生之仕羅讒而見擯先生之窮也命折而道全先生之終也何小見之饒舌謂先生之智不及於卷懷衰道廢之天定雖先生之誠不能以挽回唯先生之生在漢之陽歿先生之靈胡瘴之鄉豈先生之不幸乃斯民之無祿抑身辱而名尊亦非先生之所欲有斐兮寒暄寔先生之所嘗依歸望玉川兮非遠想先生僾然其相隨後先生而莫及悲小子之倀倀登明宮而薦泂酌兮宛親接

乎先生之耿光

蘭竹屛識　　鄭　蘊

嗚呼道之顯晦而汙之盛衰隨之物之盛衰而道之顯晦亦可卜矣當蘭竹之遇賞於先生而題詩於其上也蘭若增而馨竹若增而淸於是乎蘭竹之盛極矣不幸先生之道晦而不明則雖有斯蘭孰蘭之乎雖有斯竹孰竹之乎況先生之言志人孰㳂而口誦之乎杳埋空谷神斷謂畝卒乃灰於兵燹而八絶淸什無從而聞見之則斯蘭也斯竹也衰亦甚矣幸而七日來復

先生之道大明於世則聞而知之者如趙守倫金義元之徒相與追記八絶之詩而不記者只一絶先生之曾孫婦柳氏不堪羹墻之慕思復其舊物不貿市而手自績織成八帖綃素使其子松年求名畫登蘭竹而仍書七絶宛然如姜癸亭之屛風尹東皐之書畫而觀物反己之作赫赫若前日事物之盛衰果不係於道之顯晦乎噫先生之道有顯晦而蘭與竹亦有盛衰然則蘭竹之遇先生庸非數乎而先生之道之顯晦固蘭竹而可見則先生之題蘭竹亦豈偶然

哉雖然蘭竹有形之物也道無形之物也有形者有時而壞缺無形者無時而壞無時而缺昔之晦也明未嘗亡也今之明也亦未嘗加明焉後之觀斯畫者不以蘭視蘭而思先生馨香之德不以竹視竹而思先生清直之節不徒誦其詩而思其所以事親事君修己治人之道而有得焉則斯屏之有補於世教不其重乎蔡亭名隱東皐名彥直皆一時名流也曰并錄之俾後人知其始末云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月八溪鄭蘊謹跋

又跋

金尚憲

正德中姜葵亭隱畜一屛上寫蘭竹靜菴趙先生就題五言絶句八首其家寶傳至萬曆壬辰沒於兵火趙平潭守倫追記得七章而忘其一先生曾孫婦柳氏聞而悵慕計費捐貲命其子察訪松年俾復舊觀求叙其事嗚呼觀於此詩先生平日毓德進學之功夷險一節之志亦可知矣聖人所謂修辭立誠者豈不然乎其可敬也夫當先生際遇之隆群賢彙進擧世同好而幽貞卒萎高節衆猜之句邃發於吟詠慨然有

感物傷時之歎豈見微知著將有不可得而違者歟抑世道反復君子少而小人多自古而然歟其又可悲也已舊畫尹彥直筆今所作李澄云崇禎丙子日南至安東金尚憲識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附録

語類

先生爲風憲長先生之同年進士有不協於家室者欲出其妻遣所親之人據七去之義來禀於先生先生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原所關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爲君子者當率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如或未盡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薄乎况此一家倫理間事外人不敢容議商量

自處可可也聞之者歎服而去先生之厚德類此出洪奉世錄下同

先生嘗謂國家取士既無鄉舉里選之風專倚科第而世道漸下士習日偷學舉子業者惟務記誦詞章之習而不知義理之如何教化不興治道日卑良由於此誠非細故倣漢家明經孝廉之科內自卿相外及方伯各薦其人作為一科庶有益於國家矣

一日進講而退語學者曰入雖有美質必待學問然後識明而知事君之道今日 經筵有一

新進之官推奬人物甚非其宜大允進講之際雖小官討論經義極陳皇王之道輔養君德則無所過矣至於薦進人才大臣之職非人人所得言其患一時新進之士不顧事體每有喜事之漸者如此

先生每患學者務外而志不篤時金公湜爲大司成學徒爭集齋舍常滿每日於大成殿焚香謁 聖時以爲斯文盛事莫不嘉歎先生聞之曰孔聖只一天理學者敬守此心對越上帝則可不背吾夫子矣不必紛紜日日展拜然後爲

得
嘗曰學者立志雖以聖人自期未爲過也至於
待人則各取其長而務廣容人之量可也先正
有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可不體認
又語一二學者曰賢輩禀得好氣質爲學切勿
先立標準沈潛聖訓循循不已自有到處時日
可惜存心不懈毋或放過
又曰學者先務莫切於義利之辨私欲之萌皆
出於利從念頭拔去根本然後可安於學矣嘗
聞本 朝許丞相稠對案兀坐夜半偷兒入其

室盡輸家貲丞相不寐寘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頗恨焉相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賊爭先輩克己之功如此學者所當法

先生從文敬於熙川之時年僅十七矣文敬得一義味將奉送毋夫人守者不謹爲鵂鶹所攫文敬聲氣頗厲先生進曰先生奉養之誠則誠至矣而君子辭氣不可須臾放過也文敬不覺膝前執手曰我非汝師而汝實我師也終日嘖嘖先生資質之美固度越今古而文敬服善之

量亦有所相發於先生矣熙川之遺老至今傳爲美談（出宋時烈深谷書院記）

戊寅五月十五日先生以副提學焚黃先塋於龍仁是日地大震屋宇皆毁先生曰今日沉貞必判秋部果然（出任輔臣丙辰丁巳錄）

正德己卯間太學生詣　闕上疏其下舍諸生回到鍾樓前列立路邊奪某甲儒巾裂破曰此人父子相奸不可齒於吾儕某甲痛哭而還明日呈憲府辨正辭所連及六七人多有名宿儒而卒不得言之始自出時先生爲大憲進某甲

而語之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飭躬自修以善人聞則今雖未辨人必曰前言誣耳汝若行事乖戾以不善人聞則今雖得辨人必曰前言不虛耳其辨與不辨直在於汝汝其勉之某甲遂叩頭而出其後一鄉果不以相奸爲疑論者以爲公之此斷於處疑之道勸人之善兩得之矣（出魚叔權稗官雜記）

先生温雅從容在謫時未嘗有憤懣之語人皆敬而異之及禁府都事柳淹將 命而至先生就庭下北面再拜詣淹坐於地而問曰 上體

若何又問曰但有　賜死之　命而無　賜死
之文乎淹以小紙所錄示之先生曰吾曾在大
夫之列今之　賜死豈但為一小紙付都事而
令殺之乎若非都事之言似乎不信也先生之
意疑　上之所不知而嫉者從中矯　命故也
因問誰為政丞沈貞今為何官乎淹告之以實
先生曰然則吾之死無疑盖以嫉己者皆在當
路必殺無疑也又問曰　朝廷以吾輩為何如
淹曰似有以王莽事為言者先生笑曰王莽則
為私者也有命焉死而已畧刻之延無乃不可

乎然死不出是日則何如吾欲修書送于家且有分付事俟處置畢而死何如淹許之先生即入從容修書畢又書其懷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且囑所率人曰吾死棺且宜薄毋令重厚恐遠路難歸屢從隙窺外盖察變也遂引重燒毒酒多飲乃死聞者莫不泣下初至綾城縣倅送官僮數人供灑掃之役及將死各致慇懃且召主人曰吾寓汝舍竟欲有報而報則未矣反使汝見凶變而有汚於汝舍是可恨也官僮與主人悲不自勝泣

下露襟久不食肉每言及先生便哽塞云 出海東野言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附錄

行狀

李滉

先生姓趙氏諱光祖字孝直自號靜菴趙氏爲漢陽著姓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爲摠管入元當世祖朝以副帥破哈丹兵獻俘帝賜袍帶奬之高祖諱溫爲　本朝開國功臣封漢川府院君謚良節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　贈吏曹叅判叅判生成均館司藝諱衷孫　贈禮曹判書判書生諱元綱官至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叅判

是為先生皇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
化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先生生有美質少小
嬉戲已有成人儀度稍見人非違輒能指言之
及長知讀書修業慷慨有大志獨不屑意於科
舉之文而興慕聖賢之風博學力行期於有成
年十九而孤奉母家居至誠色養孝義之稱達
於邦國正德庚午試進士居魁辛未丁内艱至
乙亥夏廷臣有以孝廉薦聞除造紙署司紙是
年秋應　中廟謁聖別試登乙科第一人及第
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司

諫院正言　章敬王后之喪也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同上疏請復愼氏正坤位朝議以爲非所當言請拿鞫事將不測先生獨力爭曰愼氏固不可復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宜加罪以塞來言之路二公由是得免選入弘文館自修撰歷校理應教典翰（儒先錄此下有直提學三字）丁丑夏五月（儒先錄作戊寅春正月）陞秩通政大夫（儒先錄此下有拜副提學五月遷七字）承政院同副承旨僉以爲長玉堂養君德非此人不可冬（儒先錄作尋）還玉堂爲副提學主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庶幾復見唐虞三

代之盛而尤倚重先生先生於是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斯文為己任以為君心出治之本也其本不正則政體無依而立教化無由而行矣每入對必齋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其進啓之辭若曰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其大四時同其運由其理蔽於欲而大者小氣梏於私而運者塞在常人其害有不可勝言況人君勢位高亢易致驕溢而聲色誘陷萬倍常人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非應於冥冥而蠥作於昭昭彝倫斁而萬物不遂夫如是

主上所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之極功當如何也至於義利王霸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戒無不罄竭底蘊詳論而極言之或至日昃 上皆虛心傾悚而聽之日加奬厲戊寅春儒先錄作是年秋 朝廷欲設賢良科取人先生啓曰以 上之志治久未有成效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人才不患不得也兩司與玉堂請罷昭格署累月 不允先生詣政院謂同僚曰今日未蒙 允不可退至夕臺諫皆退玉堂仍留論 啓得 允乃出始會寧府城底

野人速古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入甲山府界多掠人畜至是因南道兵使祕 啓先諭 密旨于本道遣李之芳往令其伺隙掩捕置之法 上御宣政殿臨遣將相諸臣環侍先生自外來請對進曰此事正類盜賊狙譎之謀非王者禦戎之道且以堂堂大朝爲一幺麽醜虜行盜賊之謀辱國損威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左右爭言兵家有奇正御戎有經權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兵曹判書柳聃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

實備諮請聽臣言　上猶却衆議罷遣　上之
待先生先生之得君可謂兩至矣其一時以善
類同超擢被眷遇者非一二相與協力贊襄奮
起事功剗革宿弊修明教條先王法度次第舉
行小學為育才之本鄉約為化俗之方百僚無
不聳勵而四方為之風動矣然而諸公之意未
免失於欲速凡建白施設鋒頴太露張皇無漸
亦有年少喜事之人投合時好以鼓作紛紜者
多廁其間舊臣之不容時議因事見攻者怨入
骨髓先生蓋已早見其幾知道之難行而欲避

位久矣是冬 上特命陞先生嘉善大夫拜司
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賓客同知成均館事
先生益以驟躋為大恐控懇力辭 上眷愈隆
愈不許人有見先生終不得辭而退也憂懣之
色藹容而無如之何也云己卯春有金友曾者
誣毁士林事發廷訊先生以臺長叅焉兩司以
先生不欲窮治友曾論遆已而用政府 啓仍
任厥後朝論欲追奪靖 國功臣之無功濫授
者錄券先生亦同其議蓋是時先生既不得去
則其所以把握紀綱激濁揚清而令行禁止者

在所當然矣顧於時勢有大可憂者故臨事不
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鏛李公耔權
公機所見皆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彼矯激
輕銳之倫反以先生爲依違苟徇迹同憸邪至
欲斥擧彈劾者數矣不知向之群怨在傍磨牙
鼓吻日俟間隙而駭機大禍忽作於開神武之
變嗟乎可勝言哉可勝言哉當日之事自有國
秉然而首相之涕泣牽　裾誠動于　天卒肯
以少霽　雷霆之威諸生之守闕號哭爭囚禁
府適足以益藉讒鋒之口此蘇軾所以吐舌於

六月似因
墓狀有誤

張方平救己之言也先生以十月日謫于綾城
而後 命之至在十二月二十日矣先生即沐
浴更衣從容謂都事曰 主上賜臣死合有罪
名請恭聽而死都事無應先生又曰愛君如愛
父天日照丹衷遂卒享年三十八明年某月日
歸葬於龍仁縣某里先人之兆先生天分異甚
絕出等夷鸞停而鵠峙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
猗蘭播芬而皓月揚輝也年十七八慨然有求
道之志時叅判公為魚川察訪寒暄金先生謫
在熙川先生素聞寒暄學有淵源因趨庭于彼

而往從之遊得聞爲學之大方蓋我東國先正
之於道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然其歸終在
於節義章句文詞之間求其專事爲己真實踐
履爲學者惟寒暄爲然先生乃能當亂世冒險
難而師事之雖其當日講論授受之旨有不可
得而聞者觀先生後來嚮道之誠志業之卓如
彼其發端寔在於此矣姑以可見之實言之其
爲學也篤信小學尊尚近思而發揮於諸經傳
其在平居夙夜斂飭儼然肅然冠服威儀罔或
愆度出言制行動稽古訓其持敬之法也歟嘗

八天磨山又入龍門山講習之暇兀坐終晷措
心對越涵養本原堅苦刻厲人所莫及其主靜
之學也歟孝友之行出於天性日拜家廟風雨
不廢奉養承順靡不曲盡治家以正內外截然
而恩信行焉以淸節自砥礪自奉如寒士嘗謂
夫人曰吾心國事不暇念家事宅產無營也關
節不通也騶直不納也其省身克己常若有不
及者少日偶值女色將近卽麾去而避之尤持
麴蘖害性之戒見朋友之因酒失儀亦加峻責
焉居喪極憂戚追遠盡誠敬奬進後生各因其

材論闢異端欲先正本素履有閑而才足以率
世英華發外而風足以動人嘗於下輦臺　御
坐先生以大憲從班因事挺身而出趨而過前
望其儀表百僚盡傾環橋門者莫不咨嗟嘆息
語不容口其為一時聳服如此而其自任之重
也謂吾君可以為堯舜謂吾民可以躋仁壽其
忠貫金石其勇奪賁育以匪躬之王臣當九五
之盛際進則日有三接退則人爭手額斯可謂
上下交欣千載一時矣奈之何天不能不使陰
沴蝃蝀於其間而上不見其志之大行下不蒙

其澤之普被是則關時運係邦戹天地之所憾
而鬼神之所為戱於先生何哉而況先生嘗與
許上舍伯琦言童丱之騃俗又對成秀才守琛
憂鄉約之難行則自任雖重非有固必之意也
觀其力辭憲長而不得免也憂之之深如彼竒
公遵嘗發山林獨往之歎亟稱愜焉則急流勇
退本其雅素之志也顧近世待士大夫不循古
義乞求去得請之例絶臣僚致仕之路一立于
朝自病棄罷斥之外無從而去國則雖先生不
合而圖退見幾而欲作其能遂其志乎旣不能

遂其退則禍患之來又烏可以智計求免此其先生所遭者爲益難也雖然日月之光依舊明於氛翳之釋義理之感久愈深於是非之定中廟欲示乾心洞鑑而物論昭雪固已有渙恩之漸矣迨　仁廟即祚因廟堂申論館學籲天於是克追先志命復先生職秩如初嗚呼天道之本有常而人心之固難誣矣放勲之有遺意而重華之所成美矣自是士學因可以知方世治因可以重熙矣斯文可賴而不墜國脈可賴而無疆矣由是言之一時士林之禍雖可謂

於悒而　先生崇道倡學之功亦可謂漸及後世矣抑又有一說焉自周衰以來聖賢之道不能行於一時而惟得行於萬世夫以孔孟程朱之德之才用之而興王道猶反手也而其終之所就不過曰立言垂後而止耳其故何哉在天者固不可知而在人者又未可以一槩論也然則先生之進旣以是名其不得有爲於世無恠也獨恨夫退不克大闡其實以幸我東方之來者耳且夫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能一成於早而遽足哉其必有積累飽飫於中晩而後大

備焉向使先生初不為 聖世之驟用得以婆
娑家食之餘隱約窮閻之中益大肆力於此學
磨礱沉涵積以年時之久研窮者貫徹而愈高
明蓄養者崇深而愈博厚灼然有以探源乎洛
建接響乎洙泗夫如是則其遇於一時者行亦
可也不行亦可也所恃以為斯道斯人地者有
立言垂後一段事爾今先生則未然一不幸而
登擢大驟再不幸而求退莫遂三不幸而謫日
斯終向之所謂積累飽飫於中晚者皆有所不
暇矣其於立言垂後之事又已無所逮及焉則

天之所以降大任於是人之意終如何也用是
之故由今日欲尋其緒餘以為淑人心開正學
之道則殆未有端的可據之處而斷斷之徒悠
悠之談反不能脫然於禍福成敗之間以至世
道之益媮則乃有肆作指目以相訾謷行身者
有所諱訓子者以為戒仇善良者用為嚆矢以
重為吾道之病焉嗚呼此豈是放勳之遺旨重
華之克追以為扶斯道壽國脉之盛意哉此又
後來 聖君賢相與允身任世道之責者所宜
深憂永鑑而力救之者也故邇年以來所以轉

移更張而明示好惡者非止一二世之為去者
猶知尊王道賤霸術尚正學排異教治道必本
於修身灑掃應對可至於窮理盡性而稍稍能
興起奮發而有為焉此伊誰之功而孰使之然
哉則上天之意於是乎可見而 聖朝之化於
是乎為無窮矣先生內子僉使李介洞之女生
二男長曰定早卒季曰容今為全州判官先生
之歿二子皆幼且有所畏避志行之述久未有
屬筆而其事蹟之在人耳目者漸至湮滅中間
洪上舍仁祐撰行狀一道往年判官遣其從姪

忠男来以洪狀抵滉曰碑石已具請為銘文以表於墓道滉以不文辭且謂曰欲作碑文當先求行狀可也今觀洪狀殊踈略須更可慱訪多得事蹟而求當世大手之人補完行狀而後徐圖碑文未晚也迨判官又遣人致書並示陰崖日錄等數件文字曰事蹟無緣多得而四顧無肯為吾先把筆者敢再三瀆請詞甚哀滉自念雖不及摳衣於先生之門受先生之賜則多矣既辭碑銘又不爲行狀豈情至事從之謂哉且洪乃志學之士又先生里閈人也其為狀雖

略必有所徵據故乃就其狀中參以後得文字
稍加檃括添減而為此文姑以少塞判官之孝
懇又擬續有聞見庶可因此而為完就之地耳
若謂以此而可為他日秉筆者考焉則先生之
學問事業言論風旨載之史冊播於思詠者尤
多焉安可以是限之哉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月
日真城李滉謹狀

又行狀　洪仁祐

先生之系出漢陽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為摠管
弱冠破哈丹兵以獻俘中朝帝特賜袍帶詔獎

之其曾孫諱溫佐我 太祖錄開國功封漢川
府院君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於先生為曾祖
是生成均館司藝諱秉孫司藝生諱元綱是先
生之考官至司憲府監察妣驪興閔氏縣監誼
之女以成化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先生為人
氣質清羨容貌端敏少時游戲擧止已有成人
儀度好習禮稍見非禮雖在父兄輒諷止之乙
卯監察公為魚川察訪先生年十四趨侍時金
先生宏弼謫在熙川往從之遂聞為學之方自
是厲志定業堅苦篤信不違課式晝講必切問

夜退必近思不以記誦詞章之習必經於心不使鄙倍惰慢之容暫設於體人或勸以舉子業為求利達則乃以不屬文辭庚申丁內艱凡葬祭襄經之制及飲食居處之節一遵文公家禮自初終至制畢一無所違未嘗以他事出外或有請見不與笑語常坐必對墳塋奠哭之暇循繞展省洌寒暑雨未或廢止其慎終天性然也服闋猶抱切切之哀乃卜塋側搆草堂數間為永慕之所又於其傍引溪開塘築階為圃種蓮栢二物遂游息於斯蓋平生雅常之懷也嘗奉

養慈闈執甘旨謹温凊惟恐不至力行之餘不
輟讀書每鷄鳴盥櫛肅然危坐平心易氣俯吟
仰思思之未得雖竟日達夜必期有得未嘗以
未至自畫德就真積充養力久益以毋自欺謹
其獨為戒弘治庚午春赴司馬試述春賦送李
存吾貶長沙監務詩考官驚賞遂擢魁中外洽
稱果副時望是夏五月遊松都之天磨聖居或
遇奇絶處輒散舒精神徜徉行吟蕭然有出塵
之趣悠然有詠歸之興或擇清幽蓮社入處靜
讀沉潛義理之奧探賾自得之味凝神靜坐兀

若塑人淡餐攻苦與緇流共之雖精進闍梨不
及也凡食頃如厠外絶無閑刻唯二更後五更
前爲脫衣就寢時也平生用力爲然而及此愈
篤至仲秋乃還是時德陽喬遵子敬從之先生
呼子敬曰措大從我如是刻苦不亦勞乎盖相
長之言也辛未丁外艱情文備至前後無憾先
生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可謂無間然
矣乙亥春携二三友徙砥平縣之龍門寺結搨
相討晝夜忘倦精力所造諸公皆自以爲不及
是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擢拜造紙署司紙先

生甚不快於心曰吾常不以利達爲心而有如
是意外事且今之時與古之時不同必不得已
可由科舉以通行道之階用虛譽的然於世吾
深恥之是秋 中廟謁聖策諸生以孔子過化
存神爲問先生以積養之學發爲達用之文試
官賞置第二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
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未數月選入弘文館拜
修撰轉陞校理應教典翰丁丑冬超拜副提學
一日馬逸傷墜遂移告 上遣醫賜問不絶先
生不以傷病爲慮以久未入對爲憂是夏五月

歷承政院同副承旨物議以爲長玉堂養君德非此人不可也用是仍舊職時　上雅尚文治銳意興化戊寅春朝廷議啓薦擧取人之法先生亦啓曰　上之志治已久治化不能行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則人才不患不得也每入侍經席前夕取進講書必端拱斂容熟讀研窮其敬愼如在　上前至曉易褻服乃詣待漏嘗謂人曰入對　天顏不可不如是　上之待先生甚敬重上下相得風雲際會庶幾可以興教化移風俗矣先生於是以興起斯文爲己

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然其言論必歸重於人主之一身而其出治之源必指戒於一心故其所戒之言曰人之於天地禀剛柔以形受健順以性氣則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大浩然無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不通況人君一心體天之大天地之氣萬物之理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謂靈妙者沉焉梏於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氣亦否屯彝倫斁而萬物不遂況聲色臭味之誘日輳於前而

勢之高亢又易驕歟先生是語即古人堯舜其
君之盛心也可謂至矣是冬特 命加嘉善陞
拜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賓客同知成均館
事己卯春以金友曾誣毀士林事鞫廷訊先生
以臺長亦預推官之列兩司以先生不欲窮詰
論遞先生必於其間有意存焉豈苟同哉俄而
以啟堂啓仍之先生雖志在激濁揚清豈不知
惡先務哉方欲上格君心下得賢才使上下同
德內外和平民心悅天意得而後爲治之目可
以次第條擧矣其時喜事如權碩者又以先生

為懷依違之計近同儉邪至欲劾之 上方且
倚重求治益急雖不能引去每欲辭退一日奇
子敬致簡曰欲棄官緩歛身山林無復有世路
之念先生曰亦當如是則可謂深明於進退之
際矣厥後朝論欲追改靖 國功臣之無功濫
授者錄券物議崢嶸先生以為身不在其位則
已矣既居是職安可顧藉他念遂力言之盖先
生禀性毅直平生自律唯知見善如不及見惡
如探湯而已故舊臣多蓄不悦之意是年十月
當作十一月果論編管于綾城館學諸生號哭闕庭

爭囚禁府行路之人咸歎恨悲惜之其道義之感人者深矣至謫所乃撤墻北隅坐必北向以紓戀闕之懷每言臣罪當死 上恩至重其向上之念憂國之懇形於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也十二月二十日金吾官持鴆至即沐浴冠服顏色不亂從容就命略無怨尤其言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是所謂含笑入地生死安順者矣先生姓趙諱光祖字孝直號靜菴明年某月葬于龍仁縣某里是先生世壠也享年三十八娶僉使李允

泂之女生二男長曰宅時年甫十歲次曰容在
襁褓夫人貞恪敬慎克守君子之訓教子義方
宅不幸無後容今為某官生子女若干嗚呼先
生以豪傑之才早事聖賢之業優入明誠之域
會一貫大義庶乎其居安資深矣其可見之行
則平居趂曉而起冠服必整書籍筆硯不正不
對必有欵列不安於心坐則危跪手必交執臂
肱故所服之衣當臂膝處先獘日讀大學中庸
語孟性理群書近思錄等書或沉潛温習或瞑
目深思一句之旨一字之義必精索力踐未嘗

少輟晩好義經手未嘗釋凡言行動止取倣河洛未嘗以非禮自失奉親極其誠孝待兄弟篤其友愛吉凶慶吊必竭其情禮每日往拜家廟雖官事忽遽或值風雨益虔不懈至於祭祀齋沐以禮奠具必誠少不如儀終日不樂其處閨庭內外截然故恒居外室衣衾不混於內溷廁亦設於外自奉甚約位至大夫而不營宅關節不通人騶直不納家嘗語夫人曰吾以國事為心不暇念家事也其奬後進必諄諄誘誨隨其資禀各盡其方不必專尚小學務導人以善故

見人亦以綱目孟子諸書為勸其待 經幄必齋心端慮隨事啓沃以為君心出治之本其本不正則教化無由以行治道無因以立常於上前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格致之要而以篤行為充驗之用至於天理人欲之幾王伯義利之辨必論析不已不使少有所雜而害於政也其闢異端嘗曰奉先奉恩二刹緇釋之根柢先斷其本則其餘可不勞而治不過明先王之道以導之耳嘗與人飲雖極和樂不至亂失容儀金老泉一日醉倒街路先生深以失儀喪性

規之少時至旅舍有女甚美先生欲試定力乃令梳髮梳已夜深即命移次其謹酒遠色類是又嘗曰衣章一身儀表不可不潔步履必折旋張拱翼如朝退人爭望之皆稱有道之人時金判書淨金大司成湜諸公謂小子之習不可不以禮鄉閭之俗不可不以正故朱子小學呂氏鄉約方啓而行之先生憂念時事屢與人道之見許上舍伯琦曰爾隣有丫童乎此雖古禮甚駭於俗且語成秀才守琛曰爾隣亦行鄉約乎其條有曰過失相規一里一閭必有尊丈不幸

而其長先祀則將若之何法非不善未有自下
而能行於上者也然則先生之不汲汲於更張
盖可見矣而或者疑之非深知先生者也嗚呼
殆天使先生以闡道學之嫡統而若終老畎畝
增養其所未養益到其所未到以及乎左右逢
原之地則是道之及人豈止於是而已乎先生
言論風旨俱載國乘謹狀梗槩使後之君子尚
有考也金先生字大猷號寒暄堂常肅然冠服
終日竟夜嗒然不言盖用力喜怒哀樂未發前
氣象也山人祖遇嘗見於檜巖寺云

墓誌銘

李珥

正德己卯冬十二月二十日靜菴先生趙公卒于綾城謫所明年歸葬龍仁深谷里從先兆嘉靖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改卜其西數百步許以夫人李氏祔萬曆庚辰太學諸生一口颺言曰惟先生澤不斬士子今受其賜崇德報功宜極盛典今茲神道無碑幽堂不誌無以昭虔揭烈以耀無窮乃相與裒財傲役募工礱石朝紳上自廟堂下至一命以及窮閻之士苟聞先生之風者舉競相助不勞而事集使求誌銘于德

水李珥珥謝非其人不獲辭仰惟先生道德事
業焯載國乘退溪李先生狀其行穌齋盧相公
銘其碑豈有餘辭可贅顧既應撰不可無言乃
略叙世系踐歷資質學行設施嗣息并論善惡
禍福天命否泰而足以銘其叙曰嗚呼先生諱
光祖字孝直靜菴是自號也趙氏為漢陽著姓
高麗揔管良琪以軍功受元朝袍帶之賜是先
生七代祖也揔管曾孫諱温佐我 太祖録開
國勳封漢川府院君謚良節於先生為高祖良
節生義盈庫使諱育 贈吏曹叅判叅判生成

均館司藝諱秉孫　贈吏曹判書判書生諱元
綱官至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參判是為先生
顯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化壬寅八
月十日生先生嗚呼先生年十九而孤正德庚
午試進士冠其榜辛未丁內艱乙亥舉孝廉拜
造紙署司紙是年秋　中廟拜先聖試士先生
應其科擢乙科第一人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
憲府監察司諫院正言丙子歷戶禮工三曹佐
郎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陞修撰丁丑以副校
理　賜暇讀書超資拜應教陞典翰直提學戊

寅陞秩通政大夫拜副提學遷承政院同副承
旨以先生宜養君德還長玉堂未幾進秩嘉善
兼同知成均館事俄遷司憲府大司憲例兼成
均己卯春拜副提學夏還拜大司憲冬用告密
者言下禁府事叵測領議政鄭公光弼力救用
次律被竄竟 賜自盡年三十八嗚呼先生禀
受絶人玉潤金精相表清秀蘭滋月朗容止可
觀鳳儀鸞翔孝友忠直英睿剛果幼不好弄已
具成人模範慷慨有大志興慕聖賢必欲追踵
絶軌世俗所屑雖千駟萬鍾一不以芥意樂善

疾惡見人非違若將浼焉嗚呼先生少時忝判
公作察訪魚川寒暄先生金文敬公得譴燕山
謫比邑熙川先生素聞文敬學有淵源因趍庭
得往受業時師道廢久人多指笑先生不較不
沮始聞爲學之大方自是益自刻厲課程嚴著
篤信小學及近思錄四子六經平居夙夜整飭
高拱危坐齊明儼恪威儀折中進退翼如嘗入
天磨龍門兩山講習之暇潛心對越或竟晷兀
然淵默夜分乃寢五更必起山人習禪者皆歎
其不可及其在家事親色養極其誠愼終追遠

情文備至家廟在別所日必一往雖公務鞅掌
大風雨雪祈寒溽暑不少廢謹守法度以閑有
家內外斬斬正倫理篤恩義遠聲色戒麴蘖獎
進後生各因其材黜俗論排異端凡持身處家
應事接人一稽古訓惟書禮為則若涉毫髮非
禮其心不安若冠冕珮玉坐于泥塗也天分旣
異充養有道英華發外聳眂一世望之者咸咨
嗟嘆息以至市里蚩氓每值其出羅拜馬前仰
首歆讚噫此先生柔嘉令儀所致豈知反以此
胎禍哉嗚呼先生受命世之才抱適用之學格

君安民此固素心恥於術王潛居若無意者聲
譽藹鬱朝臣爭薦其除司紙也先生不樂曰用
虛譽得官不如應擧以通行道之路旣除之後
被知于 中廟月薦歲陞不數年長論思主風
憲 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倚先生甚重先生
感不世之遇便以堯舜君民興起斯文為己任
每將入對必宿齊戒積誠敬其進侍也一心肅
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其言若曰人
之一心天理本全其大無外其運不息良由氣
局欲蔽大者或小運者或間在常人其害猶難

救況人君勢位高亢驕溢易生聲色媚悅之攻非匹夫比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生於事害於政傷和召沴彝倫斁而萬物不遂矣　主上所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極功者其可少忽乎至於義利王霸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象無不罄蘊極論或至日昃　上必虛心傾聽朝議將潛師襲野人速古乃臨遣將將相環侍詢謀已同先生自外進曰此事類狙譎非王者禦戎之道堂堂國家行盜賊之術臣竊恥之　上乃却衆議從先生言將相群爭競

不入先生之得君其可謂不至矣肆與並時名
流協力贊襄奮用熙載設薦舉科以籲俊乂羅
昭格署以正祀典訓小學以育英才宿弊漸革
古制漸興百僚悚勵四方風動第士論或失於
欲速太露鋒穎建白不度時宜間有喜事者未
免揆合時好先生以為憂而舊臣拂淸議因事
見擠者怨入骨髓磨牙伺隙先生喟然知王道
不可遽行大猷不可遽弁於是稍調劑柔中以
鎮浮躁而矯激之論亟詆先生為色莊至欲彈
劾先生料時事必敗求退不得 命適廷論欲

追削請　國勲籍之濫者先生既不能退則把綱紀塞利源職耳不得不同其議伏閤爭累月得　允群臣入侍　榻前將功券定與奪時已卯十一月十五日也俞咈甫已駭機發於其夜南袞沈貞洪景舟等潛開闕門入　便殿語秘不傳先生之下吏也館學諸生叫哭闕庭爭詣獄請囚其謫也　上使近侍諭以非私罪姑從廷論示譴之意先生拜謝以辭其受後　命也先生沐浴更衣請聞罪名使者無應先生臨結纓貽親舊書有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聞

者慟之嗚呼先生內子僉使李允泂之女生二
男曰定娶縣監權恰女無後早歿曰容以蔭補
官至文川郡守娶大護軍李鏡女只生二女無
嗣取堂弟希顏子舜男爲後尚幼女長適佐郞
許鑑生一男曰昫次適進士洪遠生二女皆幼
夫人後先生三十八年而卒嗚呼上天陰隲於
善必栽培於惡必傾覆禍福之理固昭昭也今
先生以蹇蹇之節揚于王庭啓赤心批逆鱗知
有君父不知有其身律己淸苦關節不通騶直
不納公退不問家事早夜所思慮惟在政卹民

隱惓惓無須臾寧卒之身觸讒鋒不能考終福
善之理安在彼泄泄沓沓者重人爵輕天敘倫
時射利屋潤身肥國家安危邈如胡視越痛不
拔一毛雍容顧眄自擬聖於淡世反笑先生斥
以少不解事抵生厲階甚者或至戕賢賊能以
植固其勢此輩類得於君安享祿位老死牖下
所謂禍淫者亦昧矣是故人之言曰謀身密者
其轂朱謀國忠者其族赤父戒其子兄勗其弟
以模稜為明哲以匪躬為浮薄士習以偷世道
以污悲夫雖然人心本公天定靡忒陰騭纔消

太陽田光　中廟晩年德音每稱無罪固有渙
恩之衛　仁廟繼明因廟堂申論館學籲天聿
追　先志命復先生職秩逮今　上初服淸論
益張乾心洞契　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
館觀象監事是隆慶戊辰也越明年己巳　賜
諡文正於是先生耿光彰徹上下多士若仰喬
嶽址斗立廟明禋非一所式至今日甲子已周
追慕如昨達國儒林齊心一力竪外瘞中以賁
餙墓道此誠古今所未聞觀元祀之尊將亘萬

世矣顧視富貴蔑聞者一時寵樂六驥過隙骨肉與草卉同朽無異蚕蟲起滅纖壤間若其闒毒喙芟良善以斬國脉者則罔之生幸逋鈇鉞而鬼誅人戮愈久益嚴三尺童子亦知唾罵九泉之刑窮天地而罔赦矣此固不足比論榮辱惟後人其知所以勸戒哉嗚呼天篤生賢必使有爲進則濟斯民退則立其言今先生進不克卒行其道退未及垂訓于後日彰之學未就大成微言之緒罔由尋考況我東箕子以後未聞以仁義治世者周經孔謨只資空言先生一倡

庶幾復古先生旋敗士林瓦裂王道之説為世大諱皆諉以非其時夫如是則古道終不可復歟天生賢者而中折之其命終不可諶歟其然豈其然乎時者在上者所造也只是無人豈云無時思皇哉　王奬義先生旣崇極而尊儒尚道以明一統學者仰恃蒙舒無遜言先生明天理淑人心之功於玆普蒙使斯人擧曉王醇霸疵敬為主禮為防安宅不可曠正路不可舍則先生之道否短泰長綽乎為後王開太平而天不虛生命乃可諶矣後先生而作者其毋悉莫

已庸恩自盡乎所以致用哉其銘曰

青璣有學肇啟文師化遜言泯墜緒罔追猗嗟

寒暄孤倡獨時刻羽絕和始然就徽天不祿文

篤降先生先生間氣漢嶽鍾精一片崑璧瑩絕

纖瑕夙抱高識求道靡他撥機尋師入室操戈

爰啓正軔任大道邃既切既磋亦琢亦磨動容

周旋規圓矩方吾斯未信韞櫝而藏猗蘭播芬

欲掩彌彰觀國之光乃賓于王契孚魚水奮身

徇國忘撐宇宙忠貫日月矢回淳風以敦淸俗

梟鴞禍妖河櫜逞慝滔天豫章一斫斯倒三光

失晶四民齊悼天啓 聖衷廟祠氤禋歷世加襃伸枉起歆士誦其語人服其化茅闢蹊逕燭揭昏夜欝欝駒城山紆水長有斐令德沒世不忘

神道碑銘

盧守愼

隆慶戊辰今 上之元年 贈靜菴先生領議政越明年易名爲道德博聞以正服之曰文正旣又 命錄其言行聽建書院祠盖其表著天心扶持人紀赫赫照人耳目於是一邦之爲士子者㝎後十有一年搢紳韋布咸以其墓道闕

顯刻相率來屬于守愼正 孝陵所賞諸生正
學本 先王教澤之意孰不良是斯舉其如宗
學見膚語綿不足以倖高狀明凡往返三四終
不可得而辭焉則謹按趙氏本漢陽人有諱之
壽爲高麗僉議中事生諱暉雙城摠管摠管生
諱良琪襲職年十三副金方慶從元將討日本
有功詔錫之錦袍玉帶子龍城府院君諱暾孫
左政丞漢山伯龍源府院君襄烈公諱仁璧戮
力克復登州十二城又收西邊侵疆歷諱溫録
本 朝開國定社佐命功臣漢川府院君諡

良節諱育義盈庫使 贈吏曹叅判諱衷孫成均館司藝 贈禮曹判書至諱元綱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叅判聘驪興閔氏縣監諱誼門成化壬寅八月十日先生生淵秀端潔其戱嬉擧止即成人儀度見人非違輒能諷止之比長自知讀書慷慨有大志孝友慈諒皆出自然弘治乙卯冬叅判公爲魚川察訪戊午秋寒暄先生謫熙川先生旣趍庭遂往從之遊得聞爲學大方久而歸目送之曰吾道東矣自是篤信敏求脫世習灑如也庚申夏服斬廬憂塋下行必繞

塋坐必對墳時文公家禮不行獨一遵之制除
架茅宇數間其側爲永思地事大夫人餘力學
文未嘗須臾離然頗有誇誕至指爲狂爲禍胎
知故皆莫與交不少撓丙寅始鳴其道陶成士
類但一室圖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正德庚午
春試司馬考官得之驚嗟定爲魁夏登天磨聖
居遇懽適處緩步微吟蕭然有出塵之想或遇
蓮社兀若泥塑人攻苦食淡與禪共之惟子時
在寢辛未冬宅恤乙亥春栖砥平之龍門寺夏
因成均館薦特授造紙署司紙歎曰今之時非

古之時也寧由科第以行道虛譽的然吾恥也
八月 上謁聖策士中第二名除成均館典籍
遷司憲府監察十一月擢司諫院正言是年春
章敬上仙秋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
同疏乞復愼氏臺諫請鞫致于理止鬼薪論至
是先生首言臺諫職主言路先自杜絶不可相
容請罷命遞已而先生亦遞為典籍丙子春歷
戶禮工三曹佐郎俄選為弘文館副修撰入對
言伊尹言一夫不獲若撻于市君臣為民而設
者也誠知此意日夜以民為心治平可期又言

天怒有二作孽不痦必示以譴告之乘勢不進亦示之使警察加勉惟命無常甚可畏也丁丑春　賜暇讀書進校理啓言俗喜因循人安汚滌宜隨時商量可改必改俾相與觀感而優遊以導之秋進應教進典翰請免曰小臣志學未就顧調僻郡五六年得兼用力於學幸復收用方可兩全不許冬進直提學戊寅春進副提學馬墜移告醫問交道　啓言金宗直儒者縱其時大儒不得大施後多聞風而作者此其功也善人為國元氣自李承健搆禍日以耗喪今其

氣如早春之草微霜便萎其可彘十善而舉一
失乎　宗社安危皆自此始矣夏還承政院同
副承旨　啓言學者閒居工夫亦難作出而仕
臨事多舛況人主九重萬機易以搖奪此是惕
念處朝議以爲論思輔養非此人不可不數日
還前職時欲設大科先生　啓言自　上志治
未效爲不得人才也信能行此不患不得後果
稱得士秋三司請革昭格署屢月先生手疏略
曰茲教之奉雖在閭閻作元后者固當明禮示
義俾迪正方迺反置司述醮敬之如當享之神

祝檮幽頑陰鬼醸奸是乃启猷無令下民爲式
何惜毅斷以疑爵群情因語同僚曰今日不得
請不得退至暮臺諫皆退玉堂爭之俞又以會
寧藩胡速古乃陰連深處掠甲山界議遣防禦
使潜伺捕梟　上臨軒将相環侍先生自外至
曰禦戎安民貴布恩威蒲浦僉使許混襲擒獵
虜　成宗特誅混今忿小醜　命大將行盜賊
之謀以重傷國體臣實羞之　上遽令更議左
右競言兵有奇正不可因或言沮成筭　上却
之是月　特進秩尋兼同知成均館事聳而力

辭　睿眷愈隆冬　上不時御講以操舍聖狂
為言對曰心有感則事為主有似不亂常人未
接物時轉覺紛擾操存不是着於一處亦不必
每存善念只得整齊嚴一常惺惺之謂也一日
上命先生述戒乃作戒心箴以獻其序曰人
君一心體天之大理氣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
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使之乖戾
邪枉耶然人心有欲靈妙者沉焉梏於情私不
能流通天理晦冥氣亦否屯彝倫斁而萬物不
遂況聲色臭味之誘日湊於前而勢之高亢又

易驕輿遷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事請
辭兼成均許之又充 元子輔養官辭曰保養
之任須責老成厚德臣決不敢當與名不許己
卯春金友曾誣毀士林事發廷訊兩司以先生
不欲窮詰論遞為同知中樞府事未幾復為副
提學夏兼同知成均館事用政府 啓復為大
司憲十月兩司請削靖 國功臣濫錄者先生
亦極論以為成希顏委柳子光故當極典者多
參在上利源一開為國家膏肓之疾知有利而
不知有義殆必有不忍說之事十一月十一日

家　允繼請遞因功濫資不納十五日群臣將
錄諧　榻前改正是夜二鼓沈貞南衮洪景舟
等入神武門上變曰趙某與其黨謀不軌旋由
延秋以入既掩逮多官繫大庭事且不測首相
鄭公光弼請對言淚俱發至於牽　裾得下禁
府盡行竄逐庠塾號哭衢塗霑灑先生責綾城
扶墻北望以紓戀　闕之思十二月二十日後
命至沐浴更衣請使者罪名不應乃徧作親
友書有曰吾必從先人兆又曰愛君如愛父天
日照丹衷遂卒壽三十八諱光祖字孝直明年

葬龍仁縣深谷里嘉靖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因葬夫人遷之西數百許步夫人僉使李允㓗女貞恪敬慎克守君子之訓男定娶縣監權恰女夙逝容文川郡守娶大護軍李鏡女有二婿佐郎許鑑生子昫進士洪遠生二女幼以堂弟希顏子舜男後嗚呼吾東方豪傑迭興局於功名節義溺於訓詁詞章至或號為理學者非極於鑽研亦淡於虛遠而已及文敬公出先覺倡導先生實承而擴之其學以省身克己為先持敬主靜為要沉潛刻勵精思力踐能體道成德

得聖人之誠若衣冠容貌視聽言動繄徃指是範尊小學近思而發揮于諸經傳晩好學易不暫輟入則服勞承順靡不曲盡喪致哀祭致敬一於禮不苟内外截然而仁信行焉出則接引因其才禀品藻取其器識排闢務欲反經人見其樂易自奉以清約嘗謂夫人曰我心王室自不及家當是時　上尚儒術慕古誼倚先生為治先生抱負經濟感激遭際以堯舜之道為己任謂君心出治之本本正然後政立而教達每當講前夕端書熟讀如在　上傍至曉易服而

進肅然對越冀必感動於 上開陳治道別白事宜自性情善惡義利之辨天人王霸淑慝之分與夫崇學備邊之虛實祭祀典繼之得失莫不傾倒羅列日昃忘倦 上必專心竦聽多所稱善以至百僚拭眼齊民手額皆得薰醉想望庶幾先王法度以次而舉奈諸公近於欲速年少從而鼓之舊臣居散地者怨恚入骨昏晨覘釁而先生固已早見其機欲去久矣常與申公鏞李公耔權公機欲調停兩間不至敗闕而一時有以為依違至擬舉劾吁亦異矣第推戴攀

附一代髙勳顧操論已寧不識大賢豈先生自
知不得去不塞不流遂逐力羣攻之不顧也歟
抑談者以為驟用無以融徹蓄積早終無以設
教立言吁其可悼可愍詎免為吾道之究惟我
中廟有渙恩遺旨 仁廟因而復其官 明
廟又撫而有之式克至于今日休且將祀諸孔
庭偽學無禁正脉有託用牖斯民知所愛惡稍
稍能奮發有為是孰使之然然非 四朝有以
終始之又孰能與於此大抵大賢之德具體於
初論述之書在不得已借如進德益昭著書益

多無復起憾于後學苟身不立於朝步有所施為為之非也後之君臣何所鑑法得以審邪正原興喪見此道為當今之可行或者其天意夫

銘曰

天篤繼開反樸收坏鍾異乎鮮粹然離障存以无妄保厥不偏惟心之活〻八荒在闥一視陶甄時汔小休將升大猷首膺廣延明于雪日調以琴瑟望之神仙執經以泛持憲以督斷斷拱箎據舊圖新行王定民風動化宣亹聰既達惟茅斯拔則莫我瘨有舍其沙存磨群牙阬灰復燃

逦瞻容色或伺鼻息曷貳曷䙬存順歿安一念如丹昭漢炳泉有來有歸不亡不違在後在前列聖攸恵諸儒是衛尚克有傳功深數歲澤流百世益見其全我告伊牀無懼無悔必信仁賢嗚呼噫噫厥有成敗竟歸之天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坤 靜菴集